

百花诗话丛书

何迟诗选



何迟诗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何 迟 诗 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2 ·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

书号：10151·665 定价：0.34元

“余年难得几拼搏”

——读何迟同志诗后

(代序)

何迟同志将他这些年的诗作，汇集成册，要我看一看，写些感想。我已体会何迟同志的用意，因为，在写诗上，我们有一段渊源。何迟同志不忘故人，想起我来。

1966年，我和何迟同志在一个单位工作。这个单位很小，何迟同志的名声太大。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当中，造反派看到一个小单位藏着这么一位大人物（创作了尽人皆知的“马大哈”先生的何迟）！于是“洞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这副对联就贴在门前，何迟同志只好端坐洞内当“老妖”，我当然也属于“妖”类了。

后来我们一同到干校，住在一个牛棚里，“牛”们总不觉有些“牛”性，他们一般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的。我一时不慎说了几句当时大家心里想的话，聪明的造反派立刻指出，我在争取“牛”们

的同情。他们想了个办法，以“牛”斗“牛”，叫作互相帮助，互相受教育。一帮帮了一个来月，结果只能是被帮者越帮越糊涂，帮人者始终没有受到教育。最后，当然是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斗争”。

何迟同志在每次帮助之后便埋怨我不该那样赤裸裸地暴露思想；他又见我被帮助以后总是气冲冲地，也很担心，劝我注意态度。当时他是在劳动当中冒着一定风险偷偷和我说的，我非常感动，因此，我们的关系更亲近起来。

1970年，“运动”的形势，表面上稳定下来，但是何迟的病却沉重了。他从全身抽搐疼痛发展为麻木丧失知觉。最后，只能仰在椅上，不能动了。他住在中山门新村，房屋卑湿，他坐在房里只能从窗户看到对面邻居房簷上的草，这就是何迟同志每天欣赏的“大自然”。草色由青变黄，复枯，又覆上白雪，就是一年，等到再看见草绿了，便知是春来了。春秋代序，一直到1979年，他得到改正，这间潮湿的小屋一时来了些朋友看他，顿时热闹起来。但是我却相反，在这以前我还不断地去看他，不断通信，这以后，有一个较长时期没有联系了。

后来，他在中医医院治病时，我看了一次，此时医治，实际上太晚了。在干校时，他曾请假到市里作过一个时期的按摩，病势大好，当时他想多治些天，但没有得到允许，只得回校劳动，不久后又反复了，一

直到全身麻痹。现在住进医院，也不能治疗复原了。

但是，何迟同志的精神却是真正复原了。他写文章、写诗、写相声，精力旺盛，你和他谈话，他的思想逻辑清楚，滔滔不绝。如果你用录音机把他的谈话记录下来，谁也听不出这是一个全身麻痹、骨瘦如柴，只剩一个有活力的头部、两只灼灼有光的眼睛的人在高谈阔论！你如看到本人，会感到我的形容还差得很远！因为不可想象，他只靠着坚强的意志而活着！还在不断的劳动（脑力劳动当然也是劳动），不断的出作品。这是一个奇迹！真的奇迹！我一点也不夸张，是奇迹！1981年我再见到他，证实了我的话，他的生活，确是奇迹！

在他滔滔不断地谈完他将要写的相声之后，谈起写诗来。我很欣赏他在报纸上发表的几首诗，他自己也说，现在写的诗，才有些诗的味道。他总是说我对他的诗有些帮助，这使我非常惭愧。在1970年后，有一个时期他经常写几首诗寄给我。那时他和我似乎还没有机会发表东西，自己也不敢写东西。但他忽然写起诗来，古人说：“诗言志，歌永言。”在那个年月，志是有的，言来颇难，看了何迟同志的诗，不由得也写几句诗，言一番志，寄给他看看。当时既不想发表，更不敢想稿费，无名利之熏心，只是藉以取得一些生活乐趣而已！

我写诗和何迟同志是不能比的，首先没有他那种气魄！我又因为少年时学过一点声韵，无形中受了声韵的

束缚，每每一诗写成，为了斟酌平仄、韵脚，结果往往伤了诗的意境。何迟同志，曾经和我共同研究过声韵和对仗问题，但他绝不因考虑这些东西影响诗意。尤其是不因为雕琢词句而影响他的丰富想象和革命感情。他的诗好处就在于充分抒发新的思想感情，而保持着中国诗应有的韵味，是诗而不是顺口溜；是禁得住咀嚼的诗，而不是上韵的政治说教。何迟同志达到这样的造诣也并不奇怪，只从他和我一个时期以诗作往还时，便可以知道他在作诗上的刻苦实践！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何迟同志出色地以其自己的生活为这句话作了例证！他的诗，那样乐观，富有革命朝气，很难想象他日日夜夜，用他的生命和残酷的疾病作斗争的情况。我在他的诗集上，写什么样的文字，也是难以全面反映这一奇迹的！

为了表现我们是有历史的诗友，我也写赠两首：

忆昔西郊困顿时，
囊中剩有笔一支。
衰残老病身心碎，
放逐流亡故旧稀。
长夜深沉鹿作马，
黎明起舞喜闻鸡。
东风迟早苏芳草，

垂死春蚕再吐丝！

一分热发一分光，
画有丹青诗有囊。
不信人间还见鬼，
岂容歧路再亡羊。
连宵冷雨朱颜瘦，
十载严霜白发长。
劫后艰难何足道，
征衣重整向前方！

写完，拿出何迟同志诗稿，再看一遍，便想把自己写的这两首歪诗烧掉。因为我无法和他的气魄来比。十一年来，他基本是一个姿势仰卧着，但他还是“丈夫未死爱生活”，还在无休止地用脑筋。那种“余年难得几拼搏”的拼搏精神，我的诗里是写不出来的！

何迟同志不久前寄来一封信，直接了当地说我是“一事无成，再想干什么也没有时间了”。信上字不多，是他亲笔写的，他在那样生活状态下，还为我的自暴自弃而惋惜！他想得是那么深刻，意见提得那样中肯！他终于指出我今后走的路：爱生活！爱生活不是只想活着，而是在于不白白地活着。何迟同志的诗说得好：

人总得有点理想，
若不然可怎样生活！

我希望凡是读他的诗的同志，知道这是一个已经瘫痪了整个身子的人写的！要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写不成这些诗的；没有艰苦的写作实践，也写不好这些诗的。当然，当时开始写诗时那个环境是恶劣的，但是，“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吴云心

一九八二、六、十五、天津

目 录

“余年难得几拼搏”

——读何迟同志诗后（代序） 吴云心

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五年

哭母亲	3
困惑与等待	6
钓	8
院中小坐	9
赠老战友	10
看谁笑的晚	11
晓思	12
病中答友人（二首）	13
张张画题含新意	15
荷塘	18

观 荷	19
大 雾	20
桂林朝旭	21
山巅远眺	23
月 渔	25
彩鱼引	28
巨浪击石	31
怀 乡	33
逼 画	35
偶 成	36
望月口占	37
苦思正之不至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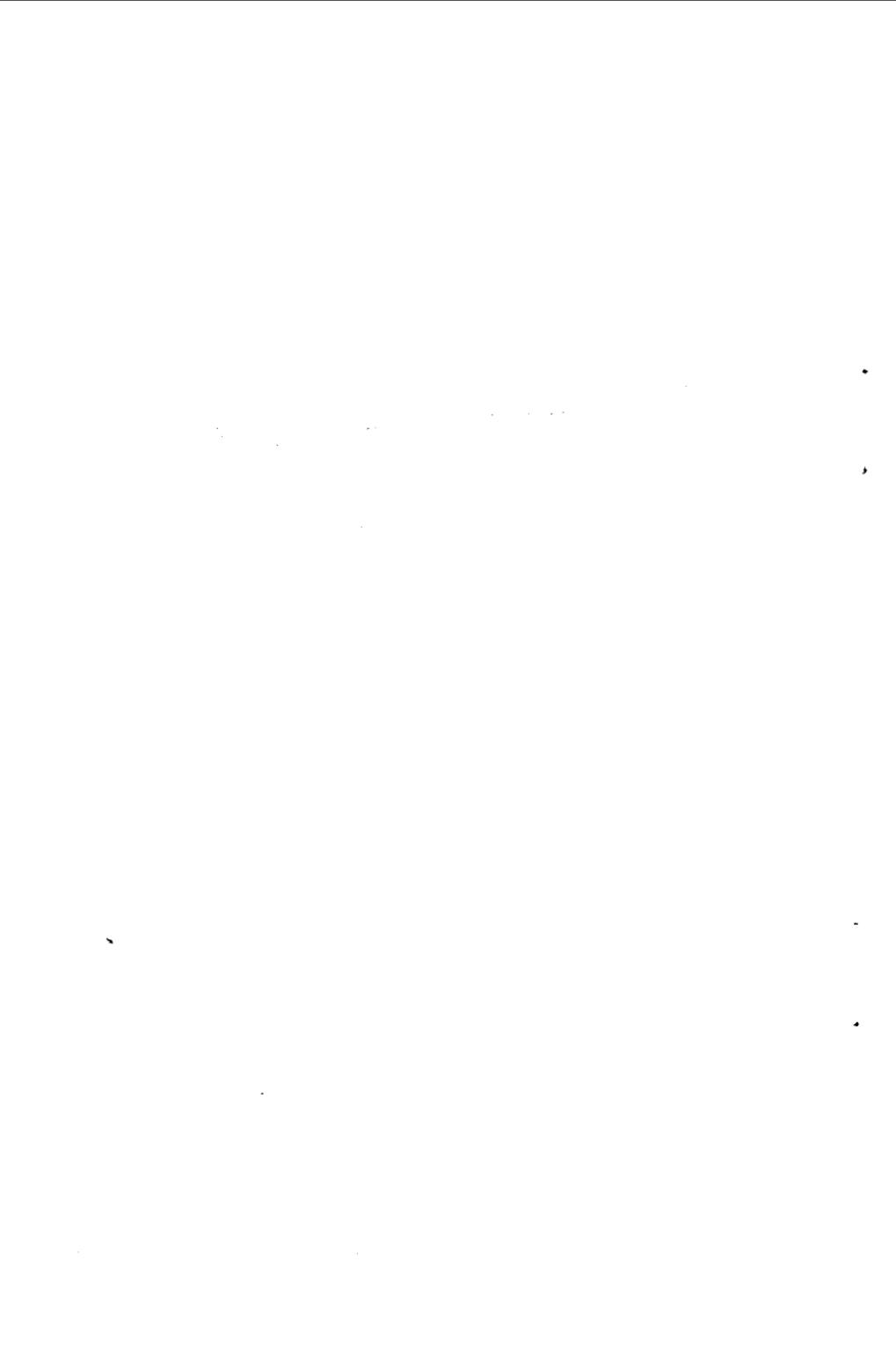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二年

乱 云	43
梦 周	45
无 题	46
窝棚纪事（三首）	47
无 题	49
台外长河滚滚流	50
哭敬爱的周总理	51
春之歌	54
赠儿童	55

致青年	56
呈老年	57
一个老文工团员的回忆	58
喜得友人书	60
忆陈芳洲大夫	63
欣逢盛世	65
青山尚在	66
游仙曲	67
悼侯金镜同志	71
无 题	74
悼邓拓同志	75
病中答同宾	76
偶 得	77
赞方纪同志左书	78
赞郭兰英（三首）	79
小 名	81
感 事	82
六十初度	83
无 题	84
赞李妮书法	85
悼赵魁英同志	88
祝天津曲代会开幕	90
勿负手中锤与笔	92

病中有感	93
赠名医莫云樵老先生	94
感 事	95
无 题	96
往 事	97
翰墨歌	98
长寿诀	101
客来勤	103
离休有感	104
拼 搏	105
马路行	106
咏牡丹	108
读曹操诗《龟虽寿》	109
赠英韬同志	111
附：词二首 西江月 咏竹	
编后记	张国贤

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五年



哭母 亲

一九五七年冬

昨日语绵绵，
今日已无言。
低头思往事，
含泪忆童年。
育我情如海，
教我恩似泉。
慈母手中线，
冬棉夏日单。
酷暑立炉前，
大汗透重衫。
夜夜灯下补，
顿顿劝加餐。

三伏畏受暑，
子夜蒲扇扇。
三九畏我冷，
被中放烤砖。
我害猩红热，
老母不安眠。
芦沟桥事变，
我走黄河南。
遍地烽火起，
日寇犯中原。
我投八路军，
一别十余年。
念我常求卜，
寻我常问签。
日日盼我归，
倚闾眼望穿。
张垣初解放，
母子得团圆。
慈恩未报尽，
突然受风寒。
弥面谆谆嘱，